

## 从“三海一体”的角度整体把握中国海洋安全环境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步伐加快及陆上资源开发总体趋于紧张,海洋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关注的焦点。进入2010年后,从“天安舰”事件起,围绕黄岩岛、钓鱼岛领土归属的危机事态相继爆发。2015年9月19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表明围绕中国东部西北太平洋海域所呈现的持续紧张态势已隐然有连锁发力的趋向。2013年,中国政府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明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东海和南海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两条主要起航线。海洋安全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重点支点和重要支轴。

### 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安全保障的主要矛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线涉及东海和南海两个战略方向。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sup>①</sup>在这一起航线上的两个方向中,我们必须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

笔者认为,目前东海和南海出现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sup>②</sup>

就会对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会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瓶颈因素,是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地区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找到了解决西北太平洋海权问题的抓手。

今天东海和南海的问题,本质上是“布局天下”和“城池得失”问题,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在矛盾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矛盾是围绕太平洋战争后所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敌我矛盾”,南海矛盾则是雅尔塔体系中反法西斯力量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各国之间的矛盾源于胜利国家间的战后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对领土认知的差异,这些矛盾对雅尔塔和平体系不具颠覆性质。当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中关键条目的行动说明,其对雅尔塔体系是敌视的,其目的是要在远东恢复轴心国体系及与此相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一需求冲动对雅尔塔和平体系具有颠覆性质,其一旦得势就会谋求以前的势力范围,如菲律宾、马六甲乃至关岛。

在上述矛盾图谱中,如果我们错将南海当做“主要矛盾”并将其列为战略方向,就会在日本这个对手之外平添美国和南海国家这些曾与中国并肩战斗的国家的矛盾,这样我们就犯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sup>③</sup>的错误,将本不愿紧跟美国遑论日本的南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②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曾将中国海南岛视为“第二个台湾”。参见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③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sup>①</sup>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比较复杂,但也有逻辑可寻——目前中美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雅尔塔体系内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中日矛盾比,矛盾性质不同。雅尔塔体系是“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法法权安排,在这一总安排下各国的利益纠葛升级为“冷战矛盾”,且服从于雅尔塔体系矛盾,这与中国在抗战时期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类似。当前,日本要为轴心国体系“翻案”的行为属于颠覆雅尔塔体系的“敌我矛盾”,这使得雅尔塔体系内部的“冷战矛盾”要服从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敌我矛盾”;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南海矛盾要服从于东海矛盾。

上述矛盾的复杂性在于,美国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无原则地与当年处于“敌我矛盾”中的日本捆绑到一起,以共同对付雅尔塔体系中曾经的盟友,如中国和苏联,这是对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严重背叛。尽管中美曾是冷战中的对手,但只要美国还没有表示彻底与雅尔塔体系决裂,中国还是应该尽量将其挽留在这个体系的大格局中,尽管它部分地背叛了这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矛盾不是绝对的矛盾,中国与日本是绝对矛盾。而在美国建立的冷战体系这一次级体系矛盾中,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日本要利用冷战中的美国“翻案”,而美国则更多的是借日本获利。分清了两类矛盾,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美国和南海国家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矛盾。

## 二、东海是关乎中国整体安全的关键海域

在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叶内,中国东海战略的核心利益及相应海洋战略目标是台海统一,对这个目标最为敏感,介入和干扰程度最深的也是日本。而在南海激化矛盾只能加强对手的力量,弱化自身的实力,或许可以得一些“坛坛罐罐”,<sup>②</sup>却可能因此失去西太平洋地区的

大势。如前所述,围绕南海的矛盾多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家内部战后利益协调出现的问题。在南海爆发冲突最符合美国乃至日本战略利益,它们在这一地区本来朋友不多或没有朋友,一旦中国与南海国家矛盾激化,后者就可能都会投入美国怀抱并产生与日本联手的冲动,这样中国就犯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导致目前尚存且有利于亚洲和平的远东雅尔塔体系发生分裂。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该地区相对封闭,对中国而言,它既不与印度洋直接相连也不畅通太平洋,巴士海峡与马六甲海峡都受到美国的控制,同时又是美国海权的核心利益所在。依中国目前的实力,中国在南海方向突破可能会取得一些胜利,但事后遗留下的副作用要比东海大且极难以消化,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有观点认为,南海石油资源丰富,因而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但笔者认为,仅从石油资源角度考虑南海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战略层面而属公司层面考虑的“坛坛罐罐”问题。战略是谋势的学问。资源的控制权只能在“形势”即国际体制中才能存在,不谋体制性的大势,资源的控制权是不可持续的。古人有“守险不守陴”的说法,险,势也;陴,城也。无势则城不保,资源控制同理。如果将三海连为一体观察,则南海对中国在西太平洋谋势不具有纲举目张或关键“抓手”的意义,却有配合和策应主要方向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面临的问题涉及的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主要对手,即日本和美国,而后者更是世界头号海权强国。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打通经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的战略通道,在这一目标下,台湾地区便是日本尽管

<sup>①</sup> 2011年6月17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东京与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了会谈。鉴于当时的南海形势,菅直人与苏西洛就确保周边海域安全密切合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两国将在外交、防务及经济领域定期举行部长级对话。参见《日本印尼就确保海洋安全达成一致 定期举行部长级对话》,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65223.html>。

<sup>②</sup> “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非法但却至今不愿放弃的核心利益。如果说台湾地区位于日本地缘战略的核心利益线上,那么,它于美国则只能说是具有战略利益而无核心利益。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线在中、南太平洋海区,即从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再到马六甲一线。在西太平洋海区,美国要保的关键目标是马六甲海峡,这是其不容他人染指的核心利益。但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如果将海洋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海,就必然会在东海、台湾问题存在的同时,又在南方增加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是目前日本右翼及在台的“台独”分子最乐观其成的形势。

明乎此,我们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线上存在的问题及其任务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即中国的目标不是争夺几处岛屿的“坛罐小利”,而是为布势天下,其抓手就在东海。不仅如此,东海还是关乎中国整体安全的重要海域。东海北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居高临下,从东南方向包卷中国东北大平原。从朝鲜西进,便可进入一马平川的中国东北地区。当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接着就进入中国东北,进而威逼京畿且直取中原,控制中国东部达八年之久。

### 三、以“三海一体”整体把握中国海洋安全环境

笔者曾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中国东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

两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因此产生了“岛屿链”思维,但这实属无奈之举,这是因为,最有效的制海权一般都有依托大陆板块的条件,并由此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而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必须首先从大西洋经地中海和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则可就近直达,如果中南半岛国家同中国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则中国将可在该地区更占主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优势,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所认为的海权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处理海洋事务时有远比西方国家更从容的时间。

然而,尽管中国接海面积巨大,但能从海上深入中原的地段却不多。中世纪和近代对中国政治冲击最大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他们都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原,但因地形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成功。英国人只能从沿海东进。东进南海后,中国东南山地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北上由东海入侵中国。这说明,台湾海峡以北的“东海—黄海”海域是中国海洋防御中最脆弱的地带。黄海、东海和南海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海动,台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解释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sup>①</sup>

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因为如前所述,对台湾地区安全具有颠覆性的危险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台湾海峡是西北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国土东界应在台湾地区的东海岸。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地

<sup>①</sup> 转引自《日本知名学者: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东北亚》,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08/09/1910806\\_0.shtml](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08/09/1910806_0.shtml)。

区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地区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sup>①</sup>之势。因此,从“三海一体”的角度看,我们可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割式的孤立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国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权相关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东海和黄海水域。这样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倾向并以此可以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在此认识基础上,在不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三大海上力量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sup>②</sup>而台湾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在台湾海峡南北两段中,北面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

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平洋地区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

现在人们常说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的起点”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地缘政治及海上安全环境安排:“三海”安全牵涉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最低的安全环境,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三海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通过台湾地区的连接就可以从容地进入太平洋并实现台海的最终统一。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牵制在南海,在增加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法负担的东海压力。自菲律宾挑起南海事端以来,舆论的焦点日渐向南转移,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都会鼓动它们掌握的舆论,将中国的战略重心推向对其有利的南海方向。中国若在南海发力,其结果将是把所有的竞争对手推到美日一边,而中国则将因同时应对东海的日本和南海的美国而反遭两分,这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 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关键性历史依据与战略选择

王晓鹏(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

郑海麟(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 一、缘起

近年,美国不断强化在南海周边的战略部署,意在挑动南海局势走向复杂化与扩大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妄图实现在南海问题上的角色升级,由过去试图充当的“中立者”“制衡者”角色,转而成为南海问题的“仲裁者”,逐步将介入南海问题的模式由有限介入、介入而不

陷入变成深度介入,将隐性介入变成公开介入。

目前,日本的战略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南海问题,妄图与美国共同打造“东海—南海争端链”,并将该问题作为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试验

<sup>①</sup>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二十四史全译·汉书》(全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3页。

<sup>②</sup> 毛泽东:“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